

小时候,老大老二很像 长大了,老二老三很像

出生在郑州煤矿机械厂的“韩家三姐妹”,都是吃过苦的,但如今都有喜欢的事业和幸福的家庭,谈起童年,她们爱说的同一句话是京剧《红灯记》里的一句戏词:穷人的孩子早当家!

的机会并不多。

这张生日合影是老二在过年的时候,从老家来到郑州时拍的。现在,她们在家庭相册里搜寻10岁前的三人合照,这也是唯一的一张。

把鸡分成组看谁养得好

生活的艰苦,没有改变她们乐观的天性。

她们印象最深一起做的一件事,就是帮助妈妈养鸡。妈妈养了五六只鸡,她们一起帮着喂,母鸡生蛋,她们抢着去拾。

在缺少玩具的童年,这几只鸡成了她们的好伙伴,她们给每只鸡都起了名字,分成三组,每个人照管一组,比赛谁养得好。

爸爸是个知识分子,收入再紧张,也想设法挤出一点,给姐妹们买书看。

提起小时候看的书,她们至今还如数家珍:《雷锋》《刘胡兰》《小英雄雨来》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……

一本书,大姐看完给二姐,二姐看完给三妹,看了一遍又一遍,一本新书都能让她们满足好久。

一家五口骑一辆车出游

她们感到最幸福的一件事,是星期天爸爸骑着28自行车,带着全家出去玩。

老大和老二坐在前梁,妈妈抱着老三坐在后座,虽然人多,但一路欢声笑语,爸爸蹬得格外轻松,从西郊一路骑到二七广场。

回到家,老三不用下车,爸爸连自行车带她一起扛到楼上。

现在生活好了,她们和老公孩子一有时间就到父母家,陪老人说话,和老人一起做饭,亲亲热热,其乐融融。

爸爸老韩常乐呵呵地对人说:“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,我家一共有三件,真温暖,真贴心!”

晚报记者 张翼飞 文/图



1972年:(从右到左)
大姐 韩东霞 6岁
二姐 韩晔霞 4岁
三妹 韩咏梅 2岁



2011年:(从右到左)
大姐 韩东霞 45岁
二姐 韩晔霞 43岁
三妹 韩咏梅 41岁

欢迎读者拨打热线96678提供老照片的线索,积极参与我们的栏目。

要求:

- 一、必须是合影,两个人以上最好;
- 二、时间跨度至少在10年以上;
- 三、拍照人最好有故事。



“文革”前最后一个高考 让我们俩成为校友

“文革”前最后一次高考

1965年8月,当时18岁的王炎孝和19岁的路世琦同时考入了空军地空导弹学院(原名为空军技术学院),当年从郑州市一起考入空军地空导弹学院的只有五人。

1965年是“文革”前的最后一次高考。

看着老照片,王炎孝瞬间将记者带到了他的那个年代——

都说我们学校66届同学天资聪慧,学习成绩远远超过我们。但在命运的捉弄下,他们都没能如愿以偿地上大学。所以我们两人算是幸运儿。

路世琦毕业于郑州五中。他们在他们学校是尖子,考上大学应属天经地义。我毕业于郑铁一中,也就是现在的郑州市一零一中学。

当时学校从来都不排名次,但每个人心里都有数,我在学校是中等偏下的二流学生,所以我比他更加幸运。与路世琦相识纯属有缘,这也是我的幸运。

同学8元钱买的相机留了念

1967年,是我们入学第三年,学校发生了一场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!西安一个商场以8元的价格处理了一批135照相机。

当时正常照相机的价格大概在150元左右。150元对我们学生来说,肯定是天文数字。用一个月的津贴费(学员与义务兵相同,第

三年的津贴费为每月8元)就可买一台相机,这太有诱惑力了。

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无疑是天方夜谭,可是的确有位同学声称只花了8元钱就买到了一台相机。

不管三七二十一,我们借来相机在校园内狂拍了几天。这几乎是我们在学校唯一的一次拍照留念。尽管135胶卷的底片比大拇指甲盖大不了多少。但一个135胶卷可以拍36张照片,如果说头尾各抢拍一张,就可拍38张照片。当时高兴坏了,这张照片就是我和路世琦在学校教学楼附近照的。

毕业后几十年未见面

毕业后的第一年,我们通信很频繁,后来渐渐不通信了,也一直未曾见面。

我们5个郑州籍的同学中,只有他转业后未回郑州,现在安家于河北承德市。

这也是多年未能见面的原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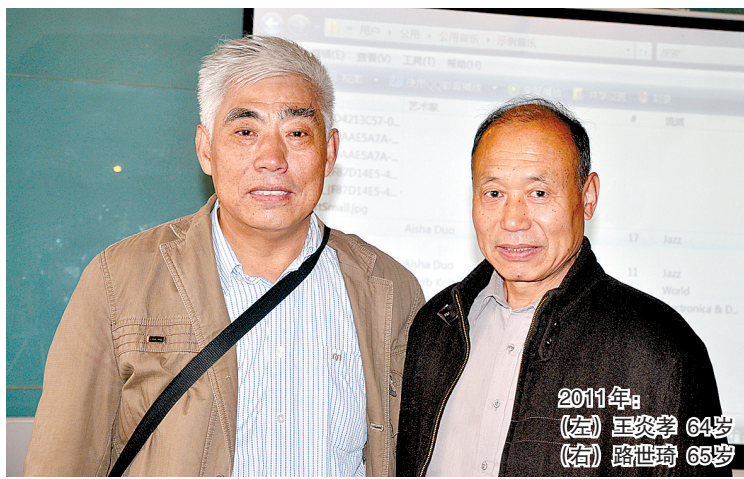
2011年10月11日,空军地空导弹学院第六期工程班学员在郑州市广州大酒店15楼会议厅聚会。

路世琦和我见面的第一句话是:“你还认识我吗?”

我二话不说拉住他拥在一起拍照(图中新照片),此时,我们的心还沉浸在几十年前风华正茂的时代。见习记者 鲁慧/文 王炎孝/供图



1967年:
(左)路世琦 21岁
(右)王炎孝 20岁



2011年:
(左)王炎孝 64岁
(右)路世琦 65岁